

# 爷爷的生存之道

□张君燕

爷爷以前常说“艺多不压身”。他有一个小木箱，里面装着很多螺丝刀、线圈、胶带之类的小东西，没事的时候，他就打开小箱子鼓捣，好像里面都是珍藏的宝贝。

邻居家的收音机没声了，电风扇转着转着卡住了，都会抱过来敲我家的门。爷爷应声接过小家电，搬一个小马扎坐在院子里，戴上老花镜，熟练地把它们拆开，用万用表逐个量，嘴里还念叨着“别急，毛病肯定能找出来”。

有次邻居家的黑白电视突然黑屏，孩子急得哭闹不止，说还等着看动画片。爷爷接过电视，拆开背盖，对着满是焊点的线路板看了半晌，又用烙铁点了几个地方，再插上电，屏幕居然亮了。小孩破涕为笑，高兴得直拍手。面对邻居的夸赞，爷爷的笑容里有点小得意：“多会一门手艺，总有用得上的时候。”

那时候家里的日子不算宽裕，爷爷靠着这份修理的手艺贴补了不少家用。他不光修小家电，农闲时还帮人修自行车，补锅碗瓢盆，哪怕是别人家的木桶漏了，他也能找块合适的木头塞进去，再用铁丝箍紧，木桶就还能再用几年。

我经常蹲在旁边看他忙活，爷爷一边干活一边教我认各种工具，告诉我“手上有活，心里不慌，走到哪儿都饿不着”。

后来日子好了，小家电更新得越来越快，坏了没人修，直接换新的。爷爷的小木箱渐渐落了灰，他偶尔翻出来擦擦，叹口气说“时代变了”。不过没消沉几天，爷爷又揣着老花镜研究起了新东西——孙辈们淘汰的旧智能手机，他翻出说明书逐字看，还让我教他怎么连WiFi、存号码。

没过多久，爷爷成了“智能手机专家”，院里的老人们都来找他帮忙。张奶奶想跟外地的孙子视频，他手把手教怎么开微信；李爷爷不会用手机交水电费，他拿着纸笔一步步记步骤，再耐心讲给老人听。有时候教一遍记不住，他就画张简易示意图，上面标着“点这里”“按这个键”，比说明书还清楚。老人们感激地要给他送水果，他还是摆手笑，说“就是多琢磨了会儿，不算啥手艺”。

时代车轮滚滚向前，现在的我们同样会面临岗位调整、技能过时的困境。前阵子公司裁员，隔壁部门的小林就没躲过。大家都替他担心，但他一点都不慌张，没过俩月，他已经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发自己做的美食探店视频了。以前午休时，小林就经常抱着手机琢磨剪辑软件，下班回家还会对着教程练转场、配字幕，当时我们还笑他“瞎折腾”，没想到这份“折腾”倒成了他的新出路。现在他的账号慢慢有了粉丝，偶尔还能接些商单，比之前上班时还忙碌。

时代从不会停下脚步，旧的技能会被新事物替代，熟悉的生活也可能突然转弯，但真正能让人站稳脚跟的从来不是某一门固定的手艺。那些在业余时间兴趣花的心思、为热爱下的功夫，看似不起眼，实则是为自己攒下的底气。它们像暗处的光，平时看不见，却能在需要时照亮新的路。

爷爷说的“艺多不压身”，本质其实是揣着对生活的热情去琢磨新东西——手上的活会变，但愿意学习、能帮到人的心气是永远饿不着、用不完的底气。只要这份愿意尝试的劲头还在，无论世界怎么变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。

# 慢慢高二时光

□彭涛

生香，回味无穷。  
炖烂了的牛骨头肉酥、汤浓，吃起来满嘴

瓦罐里“咕嘟咕嘟”冒着泡，白气从锅盖的小孔中一股股钻出，满屋子的牛肉香。

书房的门开了细细的一道缝，孩子伏在写字台上做作业。也许是牛肉香飘进了书房，孩子轻轻回头，目光与我相遇的瞬间又迅速扭头闪躲，像是怕被我发现他分了心。

日历上的高考倒计时已经翻到倒数100多天了。随着孩子的学习强度越来越大，担任“家庭后勤部长”的我也压力越来越大，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灶台上，总想着给孩子补补营养、松松心弦。

煨牛骨头是我们家餐桌上的常客，因为孩子从小就爱吃牛肉，尤其爱吃文火慢炖的牛骨头。都说“好肉长在骨头边”，炖烂了的牛骨头肉酥、汤浓，吃起来满嘴生香，回味无穷。就连我这个做父亲的，每次也都会和孩子“抢”几块，过过瘾。

午饭时，煨牛骨头一端上桌，孩子就夹了一大块，凑到嘴边吹了几口气，一口吃进嘴里。他一边嚼着牛肉，一边说：“牛肉好吃是好吃，就是煨的时间太久了，那香味窜进鼻孔，勾得肚子里的馋虫直往外爬。”

“牛肉不慢慢煨，哪来这酥烂香醇的滋味呢？”我也夹了一块，放到嘴里。

“是呀，好东西都是慢慢熬出来的，心太急了，什么事都办不成啊！”妻子不紧不慢地说。

我听了这话微微一怔，随即恍然大悟。

是的，上高二的孩子正在经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。课表被填得满满当当，讲义在书桌上越堆越高，各类测验和考试轮番而来。如果没有文火慢煨的耐心，是很难承受的。

我忽然想起自己的高三，也曾被刷题的速度、考试的排名急得慌了神，直到老师说“刀要慢慢磨才利，粥要慢慢熬才香”，才学会沉下心来，一题一悟、一步一挪地走出困境。

孩子看了看他妈，又扭头看了看我，又夹了一块牛肉，放到嘴里慢慢嚼了起来：“开家庭会议也耽误不了我吃牛肉，你们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”

“其实呢，不仅牛骨头，猪蹄、羊排、鸡、鸭、鹅等等，都得要文火慢慢煨，才能把食材的香味熬出来。”我继续以烹制牛骨头的话题慢慢引导孩子，“就像你平时喜欢看书，遇到隽永的文字，你得要慢慢品，才能咂摸出其中的滋味……”

孩子吞下牛肉，又喝了口牛肉汤，眉头一展：“我知道，你们是让我不要心急，高三这一年就像是文火煨牛肉一样，得慢慢熬，慢慢体验这一奋斗过程。”

虽然我的话被孩子打断了，但我心里仍然泛起一阵暖意，于是又夹了一块酥烂的牛肉到他碗里。

瓦罐里的牛骨头仍然袅袅地冒着香气，那香气缠绕着灯光，慢慢温暖了整个屋子。是的，高三这一年，也可以像这锅牛骨头汤一样，在时间里煨出浓香。

攒下的底气。  
热爱下的功夫，看似不起眼，实则是为自己  
那些在业余时间兴趣花的心思、为

每个被偷走的今日，都在最后关头的夜晚加倍讨还。

周日晚上11点。书桌上那盏灯亮着，明天要交的稿子，文档还空着大半。我又坐在这里，像个临阵磨枪的兵。这大概是我与拖延的第无数次决战了，结果依然未遂。

周一早晨，我在本子上写下“本周完成专题稿”，字迹工整，决心满满。周二，我想先搜集资料，浏览器开了十几个标签页，从正经文献逛到某位作家的狗叫什么名字。周三，我觉得要酝酿状态，泡了新茶，把书架按颜色排了序。周四，面对空白文档，发现键盘缝里有灰，用棉签仔细清理了半小时。周五下午，心里有个声音温柔劝慰：“周末好好休息，周一早晨思路最清晰。”你看，它多会替我着想。

日子就在“明天再说”中滑走。小时候背诵“明日复明日”，如今才尝透滋味。每个被偷走的今日，都在最后关头的夜晚加倍讨还。

我反抗过，买来时间管理的书，学着把大任务切成小份，还下载了锁住手机的软件。头几天像个刚入伍的新兵，浑身是劲。可没过一

周，定好的时间表就被我扔到一边，软件也悄悄卸载了。那个熟悉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：“别把自己逼得太狠，弓弦绷得太紧会断的。”我听着竟觉得在理，甚至对自己这份体贴生出些感动来。拖延最狡猾的地方就是它会披着关怀的外衣，让你在懊恼与放纵之间来回折腾，直到耗尽最后一点气力。

最懊恼的不是熬夜，是熬完夜看着东拼西凑的文字像是用隔夜饭炒的蛋炒饭，自己都难以下咽。机会也溜走过，有次编辑约稿，说先看提纲，我满口答应，想着好好构思。拖到编辑来问，才慌慌张张开始想，交的东西凑合了事。机会像条鱼，在手边打了个转，游走了。

如今人到中年，我渐渐看清，这或许根本不是能打赢的仗。我和拖延像老夫妻，吵吵闹闹，却长在了一起。我无法驱逐骨子里的怯懦、完美主义的畏难以及单纯想偷懒的人性。

于是我尝试和解，虽然经常未遂。

策略变了，我不再吼“今日事今日毕”，而是

哄自己：“就写5分钟，再烂也行。”奇怪，一旦开头，5分钟常会延长。把大山拆成小石子，告诉自己只管捡眼前这颗。不再追求一气呵成，接受完成比完美重要。也承认自己就是那种最后一刻才迸发火花的人，虽然这火花常烫到自己。

当然，大多时候我依然会拖。拖到心慌，拖到无可再拖，但不再陷入彻底自我厌恶。会叹口气，苦笑着说：“看，你这老伙计，又来了。”然后泡浓茶，开台灯，开始又一次深夜救赎。

这算和解吗？不算，我们依然拉扯。但我不再幻想消灭它。古人说“知耻而后勇”，于我，是“知拖而后行”，认清自己就是个会怯场、会逃避但最终会硬着头皮坐下来的写作者。在一次未遂的和解中，跌跌撞撞着把该做的事往前挪一点。

夜深了，我的文档终于有了像样的段落。我知道明天或不久，同样的戏码还会上演，但至少此刻，我敲完了最后一个字，与拖延的和解书又一次起草了，虽然永远是份未遂的草案。

关灯前，我对自己轻声说：“睡吧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新的拖延，和新的微小的开始，这或许就是我们这类人的真实活法了。”

# 与拖延和解

□朱明坤